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十五之十七

~~99~~
~~62~~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62





新編古人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禮樂部

禮 儀禮附

羣書要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語注 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卦 謙以制禮 係辭 曲禮曰毋不敬 曲

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容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識不

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曲禮夫禮
自卑而尊入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驕曲禮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禮器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同上禮者猶體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同上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運相鼠有禮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歿詩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汗尊杯飲猶可以致敬鬼神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雁皮為禮本記

軍賓之禮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通用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天地人金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周公制禮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修五禮

舜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舞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敘有典勅我五禮五惇哉

孔子問禮

孔子謂南宮叔敬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放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家語老
子提提仁義滅絕禮學吾無取焉耳楊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綿葛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
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
召魯諸生二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葛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
乃令群臣習肄會長樂宮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
之為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禮之本董帝拜褒侍中班固景暉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帝於黃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
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論難之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曲

見師生門

縱禮茂禮

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記阮籍嫂嘗歸
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正觀開元禮

房玄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正觀禮元宗詔王

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卷是為開元之禮

宋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溫叟撰開寶通禮全體是開元禮慶曆間命賈昌

朝撰慶曆新禮天聖間命王暉撰禮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
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

漢儒儀禮

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
之說前藝文

河間王獻禮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無攷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弟子正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古者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冠義附

士昏禮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射義附

燕禮燕義附

大射禮

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喪服小記太傳月服問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祭義祭統附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太傳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太學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已上恐有疎妄幸更詳之

儀禮問答數條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遍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振叔亦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考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此謂建設朝事燔臠膾蕭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自有說天子處皆編出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王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來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如要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上制月

今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王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

或謂札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神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二策何常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札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為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后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仲明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太戴札允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作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

並朱子語錄

四先生禮

問四先生禮曰二程及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
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
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
孰彼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消如此說人自
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末温審不是到居喪方始來理會

朱子語錄

樂

羣書要語天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禮記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尚書

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破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
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樂記

八音者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埴章為鼓木為祝敔

五經通義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

童也物成熟可童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平角也官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羽字也物聚藏守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帝為仁丑事為

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
王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鼓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漢書煩手淫聲侖理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左
詩句賜道者誰子也商者何樂韓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孟
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孟

古今事實

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又作雲門太卷注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也太司樂

帝王之樂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木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太章舜作招禹作

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八作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書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賡踏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
日乃寤居一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一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夫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加於此矣左襄廿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卽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緣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祥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

所感各因入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王樹伴伯
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
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
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
聲益緩

宋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
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二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鎮作律尺合升斗夏區耐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
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
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
不能相一九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

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比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撫下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
韶自是不同語錄

造律起於黃鍾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
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
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為寸一黍之多積而為
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
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
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

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
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以
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
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藏於無
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
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矣唐志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
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太
響有十六箇十六固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
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

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
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子語錄

律以中聲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
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
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即有五
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
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
和唐太宗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矣云如此議
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子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
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銀黃鉞定兩京
擒元戮竇四海清一十有四功業成一十有九即帝位二十有
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入腹亡卒遺骸散帛
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
三千放出宮外囚囚有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鳴咽思
殺身含血吮瘡撫壯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
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有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
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
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
 綠山未亂入梨園。
 能彈琵琶和法曲，
 多在華清隨至尊。
 是時天下太平久，
 年年十月坐朝元。
 千官起居環珮合，
 萬國會同車馬奔。
 金鈿照耀石墮耳，
 蘭麝薰煮溫湯源。
 貴妃宛轉侍君側，
 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煖，
 春風蕩漾紫雲裳。
 翻歡娛未足，
 燕寇至，
 馬肥胡語喧。
 幽土人遷避，
 夷狄閉湖龍。
 去哭軒轅，
 從此漂淪到南土。
 萬人怨盡一身存，
 秋風江上浪無限。
 暮雨舟中酒一樽，
 涸魚失風波，
 勢枯草曾露，
 雨露恩我自秦來，
 君莫問。
 驪山渭水如荒村，
 新豐樹老籠明月，
 長生殿暗鎖黃昏。
 紅葉紛紛蓋歌瓦，
 綠苔重重封壞垣。
 惟有中官作官使，
 每年寒食一開門。

別集十五卷終

新編古今學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羣書要語九上一包兼用馮河不遺遺泰卦諺曰川澤納污山藪
 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左宜十五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擗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坡文堅忍小不忍
 則亂太謀語必有忍其乃有濟君陳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左
 詩句容民字量恢曾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荆公全德在包

荒蕪蕩志隘八荒蘇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歐堅忍無人明

此心忍垢待濯盥山谷

古今事實

絕纓不問見醉飲門

木強少文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鈍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茵中吉亦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小便不問

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冰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惠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其服寬遽散之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其恆度如此

破敵圍碁見碁門

浮海不懼見風濤門

謀害不懼

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爾遂笑語移日安傳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荊州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指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腹可容人見腹門

不見喜愠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之容

賜死圍碁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首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歛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飲藥而

卒其鎮靜如此

盜米不問見米門

取馬鞞金

唐楊衍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問里羣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又不從日久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唐李石為相

卷之二十六

七

失印不問 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死矣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之衆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在天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

遲更銷變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誓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自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代宗紀

奴盜銀盃

柳公權嘗著盃盃一筍籐織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臣測公權笑曰銀盃初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談叢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劉斧翰府名談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首偷兒入室挺刃自不能即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

世也

遊齋閑時見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塵史

執燭燎鬚

事類彙編

卷之六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鮮持燭矣軍中感服記聞

黑白不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程遺文

虞至飲博

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其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言行錄

拜勅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公方與郡官飲

上下皆皇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此勅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嗚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塵史

息從卒喧

見飲燕門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羅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知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伏
其量凍水記聞

呼名不問

富貴之忠公少時嘗有誦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
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
問

辱以激志

以下係取于忍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
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
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
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冠相避

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廁中

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捐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者皆溺
之

佯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遂辱
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佯出跨下市皆笑信以

為法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為鼯發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瓦庭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為忍須臾見謂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温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而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柰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呂温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孫公談圃

三斗醋

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沂公筆錄

佩帶自緩 見佩門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庭聞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問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褊急而好聚故至是 左定三

舉稜擲面 見面門

展碎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展踏之又不得瞋掇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奔性麤身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奔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輕犯雅俗

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 嘖有煩言 左傳注嘖至也煩言忿爭也

輸棊投局 見棊門

蜂螫擣液

皇甫湜性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

嚙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怒唾棄筆 見唾門

執髮胡孫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執髮上胡孫 朝野僉載

雜著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為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太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邵文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文破符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展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之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也

程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康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

容物固無其難也。及轉徙江湖，自首下吏，舍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公之容固難矣。至於雁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車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虫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觥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嫂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說鬼慝，君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恠？於是坐客愧。

且歎曰：吾俗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无號福萃，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為記。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魏將覽觀之，以自驚焉。

律詩

答黃聞善

黃魯直

推床破面，振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志氣

羣書要語：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無悶。大過：儒有可親不可劫，也有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九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慕其氣。公孫丑上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唐文粹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同上據長江，如指盃，擊太華，若破塊。同上鰲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川。皮日休雖分國如錙銖，儒行塊視三山，杯觀五湖。文粹

詩句長劍倚天外，李太白掛扶桑。宋玉安得覆八溟，李太白為君洗乾坤。

杜安得倚天劍，李太白跨海斬長鯨。李太白巨鰲奠載三山去，李太白我欲蓬萊頂上行。李白

古今事實

飲食嘗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耶？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宰社見志。見社門

乘駟題橋。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繡，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較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洒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奇之

耻從賤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事笥之役遂就屈彥宗學逢胡給事縣為亭長時尉過胡候拜

謁既而擲板歎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學焉

封侯廟食

梁靖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闕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運甓

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

事類彙編卷之六 失之十一 十三
致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當復神州。

周顛奔琅琊，王睿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九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 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笑人寂寂

齊王融自恃門地，三十內望為內輔，及為中書郎，撫案歎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入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槌車壁云：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驢。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侯，何能為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 見硯及賦門

軍籍志失

王文安公竟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僚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

損名驛婦見驛門以下係無據守

便液俱下

真宗晚得風疾嘗卧宦者周懷政復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

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龍川志

既隱復仕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政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鷄倦遊錄

古今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礫硿千丈林澄徹萬蕚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

賜食醉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室嗟失恩
出內署海嶽甘自適刺謁戴接離赴宴著穀展諸侯百步迎明
君九天億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太椿不可折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嶽為辭鋒四溟作胃臆情哉千萬
年此俊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
遊帝都安能不費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

公父曰賢郎何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見狀元門

舟詩見志見舟門

賦梅見志見梅門

作賦見志見賦門

剛正

圓曲附

羣書要語六三德二曰剛克強弗友剛克洪範剛亦不吐丞民

剛毅本訥近仁語六三德一曰正直洪範好是正直詩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小明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同上

詩曰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驗高明蒙中有剛大韓堅心如鐵石孟要欲經百鍊坡當為壯士飲背裂鬚鬢坡執簡寧尋枉持書每去邪柳

古今事實

慾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枋子曰枋也慾焉得剛

養氣至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振州郡雋不疑曰凡

為更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求終天祿勝之納其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四礪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末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辭酬和殊乖現心

剛腸疾惡

晉稽康與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被讒

魏暮讜切無所回畏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讒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刑大夫良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諾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剛說

蘓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

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移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可與

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
 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
 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麟奏
 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
 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
 於必死平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
 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尤恐不足當
 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
 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總勵
 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擊蛇笏銘 并序

石介

祥符間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
 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
 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感吾民亂吾俗殺
 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則蛇無異焉夫天地間有結剛
 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
 卯又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
 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
 段大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
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
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詩話

真剛不屈 見榮卿門

雜著係圓曲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
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
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
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

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極遠視西垂因謂之圓天不圓
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
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
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
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
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
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為公植其操亦
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
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

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
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
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昏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
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
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
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
貌強全一歡以為不義其直溷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
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
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
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
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音白

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類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
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六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清廉

貪濁附

羣書要語

儒有砥礪廉隅

儒行

可以取

可以無取

取傷廉

離婁

廉吏民之表

文帝詔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世人皆濁我獨

清

誰知予之廉正

並楚詞

廉不沽名

柳玘家訓

貪濁

吏以賄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漢詔

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

賈策

囊帛櫃金

孫樵文

以

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朱文公集

詩句冰壺玉鑑懸清秋杜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

露之玉壺杜亂山深處長官清坡貪濁天吹何喧喧使君要覓

錢唐漢詠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坡

古今事實

頑廉懦立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萬章

仲子烏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二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

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左傳

受魚失祿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贊曰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歲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歲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羊續懸魚

見魚門

時苗留犢

見牛門

孟嘗還珠

見珠門

丁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召為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

府下車大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之選一
大錢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金付縣曹

後漢雷義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十斤謝之義
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尊理屋宇見之金主
已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為大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
白稱常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贊曰秉去三惑

不受黃金

後漢盪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焉動為言得免焉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焉曰
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素利多以牛馬遺豫豫送官胡
乃密懷金三十斤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輒送官今
密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

藏絲付吏

晉山濤為右僕射初袁毅為鬲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
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
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酌貪泉飲

晉吳隱之傳廣州珍異所出下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
多贖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
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母剔去骨
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自番禺其妻齋沉香一斤
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不受米舟

有麥辭米 並見米門

裂縮為禪 見布帛門

不受梁肉

梁沈顛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蓴苕根供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復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袖金不受

唐李商隱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受紙百卷見紙門

詐清真清

唐陸真清為扶溝時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唯景清曰真清

玉泉尺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年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泉尺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賚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冷更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密曰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矣訓鑑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二蒼頭執事

不持一硯見視門

不載一物

余靖為廣西安撫及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帳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為終身之恨筆談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

所須言行錄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二事及舊貂裘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十國紀年序

金不敢遺見金門

謂之饔飧以下係貪濁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饔飧舜投諸四裔左傳

受賂加賞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坐贓百萬

陳湯先誅斬郵支單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太后妻金五十斤為其子比例上奏求封弘農太守張正坐贓百萬使人報湯為公罪得踰冬自謝千二百萬事覺免為庶人

放梟囚鳳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為民憂者其內官丁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耽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鵞鳳其言忠切劉陶傳

賂細布

晉王戎為待中南郡太守劉粲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見以知而未納得不坐

船載綿絹

宋孔覲為司徒長史一弟東還覲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具綿絹紙席覲命置岸側謂曰汝輩亦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受邪命燒盡乃去

賂紫頰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請事劉騰賂紫頰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胡椒八百斛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斛

遺絹二百萬

文宗時鄭注得幸後以其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二百萬

受贓棄市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珮坐監泉州權酷受贓棄市

受贓流罪

真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 仁宗朝知漣

水軍鄭餘慶等坐枉法自盜贓杖脊配廣南

獻楊梅仁

送牛酥並見饋遺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伯夷頌

王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
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
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
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舉乎泰山不足
以爲高巍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鼎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
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顯熾矣
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夫豈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師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天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濟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

不憂難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靡恭致冰席皮洗情溫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宜廉勤之節寒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烟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古詩

元魯山七變

皮日休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董毋遠之官幸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水蘂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鷄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晝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定立陳寔碑

事類彙編卷之十七 德壽堂梓
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滿垂

廉泉

蘇子瞻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
廉乃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孰是吳
隱之漁父足豈欺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
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揭來廉泉上捋鬚看鬚眉好在水中人到
處相娯嬉

律詩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
和親王狀始廻鎮臨求二陝調燮較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

擁來下車三度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瑤壁先蒙訪草萊幾思
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恬淡

羣書要語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孟子人不婚宦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劉子聊暇日
以倘伴楚辭就菽澤處間贖釣魚隱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
上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莊子農夫策笠其談隴畝間
葉正則文

詩句高眠著琴枕散帙檢書笈張籍披書坐落花王無功解組
便為寒處士輕篋短笠伴春耜歐詩愛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

姚少監睡驚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鄭守愚踏苔行引
興枕石卧論文賈閻仙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卧遲
姚少監

古今事實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主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
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耳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入灌園高士傳

山北山南

法正傳注法正字高卿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
臣仲尼柳下惠不丟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公曹如何正曰以明
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守遂不敢蜀志

不愛執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
不愛作執官但思之爛熟耳

但歸葱肆

南史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肆為業及
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遙自樂

徐勉曰夕白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秋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本傳

安貧樂道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攬眉所居寢息處號為安樂窩呂氏家塾

不謁貴人

陳績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坡荅李薦書

初若恬退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後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內制序

歐陽永叔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愛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目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存孰亡是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田夫野老而已

豪俠

刺客

羣書要語曰指氣使是為賢耳漢貨殖傳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談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師辯論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謂之遊談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黨譽以為權勢者謂之遊行皆亂

之所由生也

荀悅云

詩句雄兒任氣使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張華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古詩

古今事實

季心任俠

季布字季心豪氣聞關中過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爭為死

劇孟致客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共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博徒能之乎

父喪致客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道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禮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床備曰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乃求田間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語也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張相善唱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君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

曰賢子貧困欲就木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袖有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嚼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豫讓報仇以下係刺客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

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後竟殺之
十四 德壽堂梓

聶政為人報仇

初軹人聶政殺入避仇與姊如齊以屠為事而嚴仲子事韓
哀侯與韓相依累有隙求可以報仇者之齊齊人或言政勇
仲子乃以黃金百鎰為政毋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
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毋卒仲子乃使政刺使累政因自披面
抉眼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愛聞往哭曰是聶政
也以妾在重自刑以絕後奈何畏殺身之誅滅賢弟之名遂死
於尸旁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

謂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
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荆
軻無所不至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
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匈則將軍之仇
報而且鄢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
自刎以首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
試入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入秦荆軻至咸陽
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

搵之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劍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狗

郭循殺費禕

蜀大將軍費禕歲首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殺之禕姓費流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仗節成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

盜刺武元衡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談師道曰客請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歡罷兵矣

師道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君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遂元衡叱出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甕帽厚得不死憐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捺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眾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京兆尹王明日將發

其小卒誼留守呂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其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常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嘗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鞫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

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古今文集

雜著

游俠傳序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隘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罔疎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

其外粹駟猶射日先獲若獲也
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
迹觀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失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
民曷知禁而反正乎

古詩

公子行

聶夷中

漢代多豪族思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
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美人盡如月南威莫
能足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飛瓊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
嘗陽死無人駐白白

羽林行

王建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
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赦城功九衢一日消息
定鄉吏籍中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逢楊開府

韋應物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拊檣蒲
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
獵時一字都未識飲酒肆頑癡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髯發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座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韋蘇州此詩乃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正
可與王建羽林行並看詩格律深妙流出肺肝非學

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入老少頓異可

見韋詩寓言耳後村

刺少年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纏羅衣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
云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
前皆把金丸落飛鳥自說來生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二百豈知
斲地種田家官稅頻催没人識長金積玉夸豪毅每指閑人多
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
波尚變為桑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詔華
鎮長在白頭面皺專相待

少年行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
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
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
父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
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迴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為門
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其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
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

離身不死宅中歌舞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
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
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
山頭

律詩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屢豪甚指點銀
瓶索酒嘗

雜著 係刺客

真義士

胡明仲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

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
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
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
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
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
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太學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
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
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81